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魯齋集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傳熊

主事_臣

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朱鈐

校對官侍讀_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_臣范鍾

欽定四庫全書

魯齋集卷三

宋 王柏 撰

七言律詩

和遁澤雨中韻

梅霖博得遁翁憐磊磊詩郵忽到前噴霧掃清雲外馬
瀑泉呼起耳中蟬妨他種事並芒事知是豐年或歉年
陋巷一瓢應易足更無思慮且安眠

一雨踰旬勢未休微寒猶欲衣輕裘水精顚顚留蛛網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三
土脉層層起蟻樓正免客車頻倒屐莫將詩句苦埋頭
書生事業浩如海鞭辟尤思友誼稠

和易岳韻

一身之外總虛名未必虛名果有情
詡詡交游何足恃區區世味本來輕
三春已過猶無雨四海將枯只是晴
利害所關天樣大一毫得失豈難平

寄東湖諸友

東湖又是一年期雅好綢繆豈不思
耳聾臂疼哀甚矣

山高水濶欲何之工夫只在潛心處端的何須對面時
堦子分明書八到康莊穩步復奚疑

和通齋密窩韻二首

密密窩中養妙倪恐曰題扁被人知了無聲臭誰能測
縱有神明豈足窺此外不憂還不懼於中何慮更何思
浩然一氣充天地誰道吾儕老未哀

密密窩中克己私人心纔動最惟危誠身有道須明善
暗室之中莫自欺凜凜知風知顯處兢兢不睹不聞時

聖師欲到無言地子貢當年也未知

和易畧梅下韻

梅送清香到酒邊東君伎倆已先傳
稜稜梢外殊無冷點點花中各有天
霜潔冰清時未正和風日暖老相便
一杯適意毋空度添一年時減一年

送趙書記二首

相逢雖晚意無加滿腹經綸肯浪誇
雅興屢陪郊外樂清談不向酒邊譁
忍於柳驛攀金縷記取梅坡嚼玉花

木落山空平野濶浩然別思滿天涯

只將精思作生涯評古論今吐粲花玉潔冰清官自大
雲飛川泳更無譁偉人落落難重見餘子紛紛未足誇
老我不能歌頌語杯中須減飯須加

題秋臺詩卷

騷雅馳聲感幾霜駕言拙懶擅詞場登臺甚矣秋容澹
得句依然風骨香卷盡辭窮餘古韻筆精墨妙發潛光
此中境界真堪樂枕上休貪南面王

用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父

行李西來又欲東，無情雲雨鎖長空。
窓前細嚼書中味，膝上虛傳瑟外風。
老去苦無佳客語，新來忽有賞心同。
錢塘江上雲霄路，相對無因話月篷。

次前韻寄鄭悅齋

單騎衝寒發路東，只緣歸計太疎空。
三年事外多閒日，一別花間幾信風。
出處莫期當世合，功名要與古人同。
憑君試問真消息，應已西興喚短篷。

和楊石溪瑤花詩韻

檢點春光綠打圍未應造化委蕪縻雖無紅紫呈新面
尚有瓊瑤戀舊枝后土歸根辭帝寵番易名圃少人知
長篇寡和憑花報豈料回花又得詩

孟冬朔旦修翁誕辰韋軒府判寺簿同宴與三
姪孫叅陪於僕介之間以紀其事

招徠二老冠耆英寶鼎氤氲俎豆珍南極玉繩浮列宿
西屏綵袖祝千春親親同醉杯中醑老老深推膝下仁

看取來年宣勸處松椿桃李轉鴻鈞

新隄行偕山長韻呈韋軒

幾年麗澤道方亨別駕重來路竟成由是之焉知所止
安而行處坦然平疾徐先後將觀禮作屏經營宜為名
萬里脩程今放步胸中堦子自分明

仲夏游赤松有感

堆堆書冊畧抽頭決意茲行不暇籌雨觀風臺凌絕景
雲巒雪瀑壯清游二皇羣石應難覓南澗雙羊已莫求

訪我舊題無復有姓名方愧倚人留

和曹西淑明月樓韻

宣和棟宇鎮東城平野蒼然一眺明
疊嶂有情宜晚對
兩溪無奈向西傾
招邀風月標嚴句
麾斥雲烟醒魯楹
誰倚闌干來檢點
渡頭終日有舟橫

政聲藹藹拱和平
士悅民安訟自清
末俗規模多簡陋
偉人事業必恢宏
一新庭宇蠲餘力
三肅溪山訂舊盟
休道人生行樂耳
詩壇融盡古今情

再次前韻

一簇樓臺表郡城月於此處最光明山搖玉彩東南上
水映金波西北傾老木修容宿畫棟女牆嚴陳護丹楹
西風屈指何時到來慶黃雲萬畝橫

月指山間頗不平何須江上有風清用之不竭詞雖侈
却道平分意未宏嚴子五言終耐久隱侯千載已寒盟
肯於明月相料理定有清風不世情

和喜雨韻

體天生物以為心喜讀箕疇好雨星我已不疑豐見斗
君今何慮井羸瓶只緣報國推心赤自是憂民感帝青
若早作霖人望久雄風那數快哉亭

和無適四時賦雪梅

蕙歇蘭消菊已乾橫枝疎影到癯仙向來買種恨無地
我輩鍾情亦有年最是愛他風骨峻如何只喜玉姿妍
小園應怪無佳句未放幽香到酒邊

九人清賞尚堪誇記得歸時月未斜詩卷寂寥今歲客

虬枝依舊去年花仙宗屢欲編為譜句法深慚不著家
多藉孤芳相點綴採歸筆下便光華

滕六驅車夜叩關起來四面失烟鬟暝書冷艷便窮巷
琢句高情動北山侍立政思伊水上風流不到灞橋間
須臾月上梅花冷人與梅花相對閒

寄言青女莫來賓聞道長安凍殺人應瑞豐年占尚早
憂時君子慮方新幸聞北境無他警更喜東皇已問津
有客方携詩到手天才端的是祥麟

送耐翁住天柱延恩

換却鉗鎚過赤城先聲知己沸騰騰當機棒唱須端的
護法神通莫盡憑脚底湧泉同瑩澈脊梁天柱共峻嶒
果符鼓棹滄溟句海角元來欠一燈

南省有感

魁文不過欲趨新從此相疎有幾人箇裏未知全是命
平時無用苦勞神後先難必三年事得失同歸萬古塵
堪笑近來狂士計求榮就辱太迷津

送碩夫兄之武昌

年年征袖拂孤蓬，飽歷風霜似有功。
行李又謀千里外，別情多在數聯中。
騷騷荻岸飄新白，索索楓江落冷紅。
若遇雁音頻寄字，寒牕時欲對清風。

舟中和陳子東

幾年不蹋玉京埃，今日因何走一回。
恠石怒吞寒瀨急，短篷衝破暮烟開。
賴他清笑千餘度，否則浩歌三四盃。
寄語逋仙詩侶至，攬先開著數枝梅。

低垂紙帳絕纖埃
冷透孤衾夢易回
宿霧未收沙瀨墨
大江纔近水程開
細搜景物歸詩句
盡逐羈愁入酒盃
最是推蓬頻問訊
崖旁未見一枝梅

和曹盤齋積雨韻

無端淫雨挾愁來
極目丹烏安在哉
雲意未開癡不去
天容何事苦難開
依紅宿蝶霑新粉
點綠行螭篆老苔
驚喜盤齋橫槩句
此心暫作復然灰

題伯兄新樓

步轉層樓四望寬了無一面欠雲山龍分玉脊隆隆起
溪露銀波隱隱寒詩思細摩僧塔峭壯心不下女牆間
仲宣百尺登高卧未必當時得恁安

夜坐呈外舅

傷春心事正無聊短髮蕭蕭任意搔旋買茶芽清睡思
不須酒力助詩豪生涯狹處餘多味世路險時才忌高
我為獨醒愁不奈羨君萬事赴陶陶

畧無家具可經營有子頑冥祕錮深歲月自催忙裏客

功名不著靜中心詩非得意貧難遣酒已忘情恨莫禁
坐對冰翁無可語孤燈殘火伴清吟

贈曾敬仲歸三衢

切切蛩吟雨後繁急催客子整歸轅臨行慷慨有忠告
前此賡酬總戲言先世聲名期遠紹故家風範要長存
花明月友終無益膏火青編緊閉門

題果齋集後

童髻及侍果齋賢白壁深埋二十年師道倦為蓮幕客

詩魂蜚伴雪堂仙同游諸老無人在所幸斯文有子傳
讀到徐卿珠玉句撫膺三歎愧遺編

題西樓有感

往事傷心不可論高情還許小通門旋鋤荒草追風景
因種殘花剗雪痕敗壁古苔權作主破窓夜雨暗消魂
青山不管興亡事依舊樓頭挹暮樽

送金華趙宰二首

絃歌聲裏一瓢安士友催詩送長官律已十分無可議

愛民一念未嘗寒更知耐事如公少留取清名作樣看
百姓越疆歸令問恩流職外此尤難

六龍潛處起宗英來作金華有脚春人被撫摩稱是佛
事歸聽斷果如神忍看鳬鳥雙飛去趣得葭灰一點新
近世柏臺冠豸者多求作邑有聲人

和德夫弟韻

偶隨沮溺問年豐負笈肩琴恨不同春草池塘君有夢
秋風燈火我何工年時猶望文加進老大方憂道未洪

妙手自堪修五鳳繩樞茅舍愧吾窮

題承菴二首

十年足不到承菴無事興思重愴然風急雁行斜漠漠
夜深蟾影弄娟娟爐亭暖徹今宵火魚板驚殘向曉眠
欲識本來真面目杖藜未免再流連

神封王爵號優游衆水奔歸祠下流沃若郊原真可隱
悠然心景自相投綿綿野徑蟠山腹瑟瑟枯溪瀉石頭
直到法華高處望天珍未許有心求

有感

歲月飄零事轉乖未能憑酒放眉開
蕭蕭棠棣悲離黍寂寂芝蘭閼野萊
生計半隨豪氣壞放心猶傍聖經迴
秋來早勢滔滔遠誰念蒼生正可哀

適莊兄游山

誰閣重陰一日晴清游應是愜高情
遙知雨後山光好但想雲邊屐齒清
素壁雖曾題舊字沈疴不許揅新盟
日知關吏留魚鑰護遣奚奴候晚程

元夕後即事

夜來風色作輕寒，燈火殘時人意閒。
歸路月華猶皎皎，今朝雪影亂漫漫。
比他柳絮真無賴，損盡梅花不忍看。
獨坐不知時節變，一襟和氣有餘歡。

題潘氏高遠臺

數曲梯階稍欠寬，略移武步到仙寰。
詩懷納盡雙溪景，眼力推開千里山。
方檻小欹烟雨外，飛篷斜插斗牛間。
憑虛似駕臨臯鶴，棲鷗危巢不足攀。

送蒙齋姪宰餘姚

鳬舄攬先伯仲間迎陽帶雨渡天關
向來邑為貪風壞此去民思善政安
三百里同開魯國二千石即繼壺山
蒲封正次東溟側要拓胸襟箇樣寬

和胡子升大欠韻

能踐其形亦甚難天高地下我中間
讀書未造精微間處世應迷利欲關
勉勉工夫何假字區區繪事豈真顏
須知天賦元無欠還爾當時勿恃還

新秋自警

直諒之言久不聞秋來回作讀書吟時時涵泳味無味
句句研窮深又深老去已辜朋友望閒中粗得聖賢心
無窮歲月垂垂盡夕秀朝華豈暇尋

長短歌

黃華歌

太極動兮兩儀分四序綱領秋興春機絨密運乎三百
六十五度之外浩浩萬物資生成清明純淑不易遇間

稟英氣俱異人堂堂忠定公獨得東方仁維持帝出震
嵩岱鍾精神定策慶元初皇宋二百四十年社稷歸經
綸肆我東陽侯獨得金天晶允正秋兮萬寶說宗星夜
挾長唐精扶珪綴組真相種來與十有四葉天子蘇寰
瀛春生秋殺造化功始備前輝後映行見旂常新炯炯
御屏上高揭刺史名仁風藹四郡溪山草木俱被循良
聲須女曉浮南極瑞山光水氣騰祥雲百姓欣欣有喜
色一步拜手祈松椿日君煥赫停寶馭月妃嫫媿留文

茵金風玉露澄象緯洞洞下鑑民之情一祝吾侯早歸
絳闕佐明主坐使天下風俗還真淳再祝吾侯多男子
森森蘭玉盈階庭三祝吾侯春秋八千歲瓊漿玉斚長
對黃華斟

竹石屏歌謝遁澤

好古博雅時遁澤往歲贈我墨圖柏今年揆予初度臨
又復持贈竹石屏柏以祝我老竹以堅我心長歌短歌
先後發書室夜夜生光熒君才固磊落愛我何獨深此

石不知出何地來自紫陽夫子門紫陽緣督兩授受謂
宜永作傳家珍所寶又有大於此餘光委照非其人以我
所願紫陽學以我生作石笋孫石笋固宜有石竹笋竹
生成同一根當時竹上歲寒句先達難賞流傳今去年
忽得紫陽歲寒字如約屏石來同盟朝夕斂身對二妙
儼然拱侍滄洲之竹林萬物敬慕度義全幽真不有畏
友相勉勵安得準繩磨琢箴句中雅意已佩服石中有
竹誰能評歐梅蘇范六君子絕識雄辨萬口稱珠犀砂

玉亦似矣髣髴未得此理真願我生既晚欲說口已瘖
造化發育固難測嘗聞古有剛柔分柔土既發萬物之
生氣剛土故涵萬物之陰精人之所見自有限孰識萬
象俱妙凝此非物之影真是竹之形遺梢墜葉積於土
土化為石竹自存生物不隨凝結變請觀琥珀與水晶
我疑此石生渭濱土石變化歲一層歲歲層層應萬狀
直欲盡磨翠壁鋪作千畝帳

和希夷木樨韻

秋來望月如水犀忽有香風鼻觀吹徧尋不得見花面
若得見花敢輕賤徐徐步轉牆角來草色芊芊一徑開
儼然嘉樹莫南服環佩鏘鏘萬圭綠陽艷多情不敢媒
平生偶與西風熟皇天清則土方真耿耿誰如受命獨
三閭愁兮洞庭波辛蓀蘭芷方並蓄只有海南招隱句
攀援千古資膏馥希夷雅好異於是萬斛清香金一粟
曜靈西征易侵尋綠鬢朱顏不待人秋花不比春花早
開到秋花也是春吟花弄葉何時足年少須臾成老宿

一根生意貴栽培力到自然文郁郁君不見岩花獨步
秋葉中穿天出月莫敢相過從

和易昌春雪韻

臘前雷春半雪顛倒失其時相去踰一月一月不爭多
燠寒異厥罰垤戶當堅凝陽氣乃舒發草木既萌動龍
蛇起窟穴萬物欣向榮穉風夜狂悖曉鷄噤不鳴但見
牕間白戰慄起推戶瓊瑤已幾尺陋巷書生釜不烟關
河甲士冰到骨俯仰天地間芽甲盡摧折萬境寂無聲

群動亦僵裂當其懷煦煦蠢蠢競懽悅

和立齋抱膝吟三章

帝腹加頑足上千天象速造膝論當世從容金殿旭人
生莫不有行藏誰把行藏較短長要識行藏無所為時
哉出處總輝光

誰卧草廬中能專一壑風當時天地閑豪傑不相容中
原河岳應如舊虎豹出沒非人有祇今不是卧龍時自
是君才掣君肘

山澤兩癯更交情幾昏曉擁衾風雪夜竒論互傾倒妙
處不盡千張紙直到無言忘寤寐如何漏泄此高吟一
洒龍蛇駭塵世

和易岳木樨韻

秋光未為老老桂開牆隈誰與春風背依吐心未灰香
浮玉宇遠體破金粟微詩翁被花惱深夜燈重吹今朝
恰重九更瀉茱萸霜螯未堪把菊蕊青滿畦景物自
冉冉氣候猶遲遲對花莫冷淡行樂姑隨時清歡既易

遇不飲復何為兄弟琴瑟合子姪鴻雁隨月明人影散
泚筆賡新詩詩力滿天馬不可銜勒羈詩壇峻極謝推
轂莫學檀公三十六

和叔崧

人心乘氣機投閒肆馳逐飛天忽淪淵忘生以徇欲大
而名節喪甚者邦家覆一狂方寸亂一安萬事足簞瓢
樂陋巷梁肉怕書腹平時工用深舉動自絕俗倏倏無
所守有為皆碌碌一墮荆榛中終身困躑躅世事豈有

常烏可執爨贖學問在我母自棄富貴在天母自辱

和立齋元日韻

之子善遊遠西征酹歐陽疊疊歲月換作詩思故鄉老
我絕世念孤燈耿寒光坐對三古書繹繹寒純英天地
時一泰吾道何時昌莫以一日腴博此千載香苟不新
厥德正亦王春常只今自煮一斗酒待子醉我琴書旁

壽立齋

思泉種德懋后皇命淳美髭髥傳正學一念不妄起真

固滿腔仁兢兢日增累甲子正一周龐眉追角綺年年
三月初南極何煒煒預酌長生尊家慶合庭鯉今歲南
極光一照千餘里我有百靈丹遠寄螺江邊殷勤為子
壽角亢光芒寒一丸當一歲送以華池泉初進雙目清
再進華顛玄三進毛骨換四進還童顏五進志氣神六
七八進生羽翰進進誠不已俯拍洪崖肩不須駕黃鵠
炯炯天地之方圓只恐獨立無與侶不如歸來歲寒之
下相周旋

贈朱道人

道人跨鶴徧天涯，偉觀絕景收拾歸。點頭濡墨茅屋下，
乘興吐出胸中奇。百尺生綃水樣潔，落筆一掃風雨馳。
遠水拍天窮萬折，恠石磽确蹲熊羆。槎牙古木蛟龍走，
斷雲寂寞無心飛。淡粧濃抹西子面，天梯石棧猿猱悲。
野騎殘僧小橋險，酒帘漁棹搖斜暉。生綃有限意難盡，
兀坐靜境窺天機。豈知造化無盡藏，奔會筆底無盈虧。
射洪川幅非我有，且遣楮君百輩供指麾。

夜宿赤松梅師房

梅師有松度蕭散意態真皮冠簪白雪布褐貯陽春房
計任簡淡了無一慮塵茶一碗酒一尊熙熙天地一閒
人名山浮爽秀朝暮淪爾神餐霞煉日氣井竈永遺珍
希夷仙境本不遠何用抱樸終其身

汲齋吟

我有一泓水清明如鑑開妍醜自來往曾不留纖埃靜
而涵萬古動時濡九垓人與我同得是名為靈臺胡乃

忍蕪穢漂淪良可哀當知克已如汲井汲去污濁清自
回洙泗淵源初不息河洛流派空爭猜為學工夫孰大
此莫翻波浪驚兜孩昌黎修綆志徒苦瘦島輾轡用未
諛請觀朱子方塘喻要識源頭活水來

壽藤杖行

君不見奇章咨嗟削方竹老杜作詩誇紫玉又不見東
坡驚喜鐵鏗然靈壽曾為漢臣辱我有恠藤幾千歲老
髯乳節雷斧斲古苔蒼蘚封護祕風刪雨剝枝幹禿頭

角軒昂曲虬勢皮毛冷滑烏蛇腹鶴膝銅環不敢班武
夷湘水皆退縮不借山翁荷蓑去未逢太乙然藜讀祥
光閃閃意有在殷勤來壽徐平叔平叔樂道玄又玄姁
女嬰兒丹久熟兩脚踏在真實地一善滿載長生錄採
芝覓藥扶峻險敲雲挑月相追逐有時化作葛陂龍先
生騎上蓬萊宿

廣曾敬仲

功名須少年老大意終懶學問本無窮青春嗟有限用

處不需多雲霄路坦坦賈生正英銳郎潛自羞艷文字
浩如山奏功五寸管達者未必長窮者未必短人生窮
達各有時脩為在我當自反螢案尚研摩況有五花館
當年驕情氣猶賴世情刻只有學道心歎然不自滿庭
外槐花任爾黃達人高視供一莞

和立齋歲寒歌五章

羌人生之秉貞兮孰無陽秋惟澹而無欲兮斯能無求
宜此心之永堅兮凜此風之正適歲寒之堂兮足以自

修

憶昔堅保兮銘著心腑故迹埋蕪兮茫茫墜緒瞻翠碧
之萬竿兮猶有遺矩歲寒之句兮儼然如覩

聖人體物兮萬世之訓究厥後凋兮基於不競使與春
爭妍兮曷保常真歲寒之知兮寧不謂性

有勗我人兮先君之思有陟爾岵兮我心傷悲望松柏
之蒼蒼兮我無令姿歲寒之操兮炯炯心期

車馬南歸兮惠我五闋一唱三歎兮亦孔之愜盍置諸

左右兮觀省昭揭歲寒之歌兮聲聲激烈

和廬山高韻

北山之北幾千古兮峭嵐層嶂數百疊巋然橫枕乎浙
江歷潛岳石磴綿延而上是為山橋之絕景兮驚霆噴
雪終歲聲擊撞風柔日暖花氣發蒸屨杖策而一游兮
躋攀分寸獵萍确如躡太虛之渾厖峭壁立之萬仞兮
著亭對峙窺豁豁雲中泉石更磊磊玉虹步步鳴淙淙
清風滿峽振衣袂清湍修竹飛斜矸目極千里倚層檻

烟光曖曖兮樓臺城壘隱隱呈紛囀上有陽精陰魄走
飛轂下有蟠松偃柏駢旌幢安期碁局在何處時有平空
特起雲車雙洞陽有館足高卧神融氣一澄世疣參橫
斗轉萬籟寂夜夜山鬼窺燈缸羨君胸中隘宇宙通明
疏暢開八窓手闢書堂攬奇秀芳聲聞帝所錫奎畫昭
回五色琰貞珉涵蓄平生霖雨志不應懷寶迷其邦羞
芝餌菊我輩事春猿秋鶴心空降誠欲遂公赤松黃石
約更書旂常功業垂朱杠

五言絕句

題玉澗八景八首

畫出女牆月老子興不淺誰識春光中解使平湖歛
斷嶼數行樹孤舟一葉橫前山風雨暗此岸已天明
山外江村晚縱橫八九家過橋無路處人思渺天涯
點點飛來雁空中若有音詩翁正牢落識汝別離心
梵宇出林杪暝色歛烟樹鐘聲有無中聽於無聽處
落日下大野江邊漁事收小舟橫斷岼長笛一聲秋

慘淡經營中落筆景已換不見片帆歸危檣還泊岸
獨跨藍關馬茫茫道且長誰知寒徹骨一雪到瀟湘

題時遁澤畫卷十首

斷岸臨江渚風聲瑟瑟寒蒼髯五君子莫作大夫看
浩浩雲橫塢霏霏雨不收野橋人少度寂寞卧清秋
虎嘯風生壑龍藏氣吐雲草廬勿高卧天地正綢繆
礪礪林石立滄滄雲壑閔萬杉最深中莫有前朝寺
江村依密樹目遠送征鴻不盡暮天碧誰續蘆花風

巨石聳鰲脊飛泉漱雪濤一聲何處笛呼雨到江皋
一壑雲屏展江橫萬里長漁舟下灘去寂寞舞斜陽
一雲山萬重天地混不分須臾風浪惡舟楫泊江濱
精藍夾江千鐘鼓時相應兩山遮不斷樓閣若爭勝
浩浩乾坤濶微微見斷山頗興浮海意吾道正多艱

題澤翁小卷

綠陰最深處樓閣出林杪江濶野橋閒目斷行人少
斷岸江波濶迢迢十里寬人烟藏處密霽色媚寒灘

石護山溪口溪溪自有原若非江海量曷受百川奔
寂寞小橋前山人住何處村童沽酒隨策杖同歸去
兩水匯長江絕壁上蒼翠前頭風浪惡危檣且深避
縹渺雲烟外迢迢江水明數家藏密樹一塔峭孤城
野渡人歸處縱橫八九家晚來寒力健風颭酒帘斜
晚得知心友芳樽日日開不辭江路遠依舊抱琴來
名利馳驅急江山自古今舟行水上意人立渡頭心
岼到未爲了行行萬里途舉頭岐路惑岩畔遇樵夫

題潘氏山水壁

壘巘雲烟表茅檐竹樹中
起予深隱趣筆底有高風

呆官人三絕

直道難行久前程豈易裁
遜齋薑辣口奄有世間猷
冷面無慚色真心不脫空
雖然猷在我終是與人忠
猷本非嘉德如何樂此名
能於猷外看方見業之精

題梅

萬物正搖落梅花獨可人
空中三五點天地便精神

七言絕句

題流觴圖

東晉群賢事已荒，却於紙上見清狂。
茂林修竹今何在，一段風流付夕陽。

題浴沂圖

一時言志聖師前，鼓瑟聲中三月天。
誰識詠歸真樂意，如何却向畫圖傳。

題長江圖三絕

一目長江萬里長
幾多興廢要商量
時人莫作畫圖看
說著源頭正可傷

魚腹江邊八陣圖
嶙峋於此豈良謨
後來浪道長蛇勢
用勢還須烈丈夫

瓜步洲前水最深
幾人恃此縱荒淫
誰云天意分南北
自是人無混一心

獨坐看海棠二首

萬翠千紅各賦形
源源生意到春深
誰開錦帳藏妖艷

應是東皇有蕩心

沉香亭下太真妃一哂嫣然國已危當日杜陵深有恨
何心更作海棠詩

題山橋十首

軋軋飛車入翠微人於妙處未深知自從標榜新拈掇
碎却山橋一段奇

北山之北兩山馳一徑蜿蜒石作梯脚力倦時山始好
芙蓉東畔赤松西

石磴斜蹊下水隈
玉虹噴雪下崔嵬
雖然只是泉三疊
滂湃聲搖萬壑雷

危嵐鐵面太巖巖
少憩茅欄石下龕
壁立晴空幾萬仞
承天一柱在東南

世事難憑轉眼空
可人泉石在雲中
此心多少閒丘壑
且發微機與衆同

修竹清湍記永和
山陰陳迹已消磨
四時佳興隨人寓
曲水流觴未足多

步隨流水覓清陰
亂石穿林窈窕深
澗谷未能忘磊磊
何如虛豁一生心

吹盡塵襟亦快哉
心期千古一時開
清風滿峽誰收拾
即此清風播後來

滔滔利欲著人深
灑灑襟懷可出塵
指日洞陽斤斧息
開山一著要當人

風雲下走若憑虛
目極長空千里餘
每日城中望山色
却來倚檻認吾廬

題易道傳心圖

圖書表裏用功深此道相傳直到今
書裏有圖圖有句
圖中即是聖人心

和易出木樨韻

昨夜西風作意涼
吹開粟粟繞枝黃
有時月窟間來往
天上人間一樣香

對花只是月宮遊
浥彼黃流注玉舟
莫被清光虛度了
此生更有幾中秋

和前人韻

屢作家書欲寄人姓名愁墮軟紅塵
眼邊忽見傷春句
屈指別來猶是春

庭前日日見蘭芽誰把青山特地遮
雁影寂寥君又遠
歸期夜夜卜燈花

春雪兩絕

開歲晴天亦太慳六花日日舞簷端
渾然一色無分別
也把梅花作雪看

無端雨雪恣癡頑弱甚東君太失權一白但為羣醜幸
雪消羣醜只依然

和叔崧兩絕

道心常要攝人心有德之人必有隣愧我空虛無一善
安能交義契蘭金

春來風雪無虛日老去光陰如箭急窓外梅花猶未殘
高標却被寒留得

拜明招二先生墓有感

憶昔龍門續斷絃
滎陽一脉浚家傳
誰知麗澤收聲蚤
夢奠於今八十年

神臯王氣渺荒烟
爵命於今下日邊
俎豆孔堂新劒佩
風烟晉國舊山川

一原英魄一山藏
回首懷忠道路長
天意未開南北限
要教北學至南方

林麓幽幽氣象閒
三年肄習草衣冠
自從引翼無求地
荆棘叢中路頓寬

炯炯長空一片心東南鼎立統斯文
峯藏萬古春歸去只有餘光在此君

研席嘗棲一拍堂至今魚鼓訴淒涼
溪山不掩中和氣發見隨時草木香

竹輦侵曉出山阿宿露清圓憶舊哦
當日解衣磅礴意明明分付一池荷

多少門人迹已空後生久矣失遺風
聖賢立教無今古時有污隆道不窮

東髮家庭識所宗平生心在瓣香中
白頭始下券臺拜的的精誠自感通

仲氏孤忠徹九天青原淡月慘遺編
摩挲朱子嗚呼字寂寂庭前重愴然

和叔綜清明後四絕

把酒留春尚肯留幾多生意聚詩眸
可憐桃李無涵養只有桑麻自進修

安期老子肯過從每恨清尊不肯空
好句忽來今日雨

高情終是古人風

昌黎空作送春詩
只道門前柳絮飛
豈識一犁江上雨
春風於此大知非

緩步微吟竹一枝
情懷不比少年時
少年春思無歸宿
却是如今老會嬉

題立齋天台圖

留題已是十年前
展卷重看思惘然
汝以不言傳至道
豈如吾道以言傳

出處於人不偶然當時已報赤城緣丹青有筆誰能畫
聖則堂前月滿川

元正

開正又展一年期霞臉醺醺酒半卮獨坐晴牕無一事
呼童和墨寫梅詩

吟詩猶是少年情要復當初赤子心心出入時何以御
手持一卷敬齋箴

和玉成書秋臺詩卷韻

龍蛇筆底盤枯籐兩卷風騷泣鬼神此是玉成衣鉢皮
他年出語定驚人

韋軒遊山遇雨

踏碎羊山黃葉堆天飛細雨相車回二皇驚訝來何晚
不忍聽君話別杯

和前人韻

名山終是欠徘徊小隊輕車決意來他日相思無覓處
殷勤先贈嶺頭梅

山靈豈是少恩哉
兩載從容自不來
羊石豈能留得住
和羹消息到寒梅

答子宣雪中惠吳中珍味

誰枉袁安雪裏車
忽然臺餽入吾廬
平生安識吳中味
攪碎哀翁滿腹蔬

跋潘默成詩

不動心齋有素規
稜稜風骨太清奇
殘書斷帖人爭寶
誰識先生愧祿詩

書補之梅

玉質粲腴宮樣粧風流終愧水雲鄉一枝飛落人間世
添却逃禪百倍香

題王伯忠雪月圖

片紙裁成數寸慳王孫風致寄毫端只於天地交光裏
認得前程萬里寬

除夜訪楊此齋

除夕家家整世氛老來天賜一閒身正當風雪翻空急

面拂冰花訪故人

一別癯仙已八年
伶俜鶴骨尚彈冠
相逢逆旅歡然處
各著精神子細看

秋興

年少荒唐德頗慚
了無佳客伴清談
相親幸有坡詩在
秋晚堂深燈一龕

巷底蕭蕭絕市塵
供愁疎雨打黃昏
悠然一曲泉鳴調
燒了夜香深閉門

途中即景

溪邊柳色露新芽
春透微波漠漠斜
一陣隨風香頗異
定知前面有梅花

宿寧庵聞溪聲

清溪瀉出瀑泉鳴
記得昌黎語不平
要識中流多峙柱
故能千古振英聲

感舊三首

年時清話幾黃昏
雙桂庭前竹外門
離合盛衰方感舊

忽逢新句動詩魂

交契綢繆事未磨月牕再得共婆娑君今有子全無恨
顧我伶俜奈老何

却為清貧識世情人於淡處味方珍未終舊話君還去
賴有梅花似故人

湖上

木落孤山分外孤尖風索索響枯蘆暗香全未傳消息
和靖還曾著意無

聲歌只解鬧花天誰肯敲冰棹小船要識湖山真面目
偷他冷月訪三賢

歸舟三絕

江邊蹋月入孤舟水月流光一片浮夜靜海門雷怒吼
潮頭凍殺未甘休

波聲拍枕不成眠擁被推篷月尚圓霜下夜深人正悄
數聲飛雁度林巔

幸脫塵氛入帝城又携幽恨滿歸程雁行不整關心事

深愧漢人千慮輕

伯兄新樓十首

斂牆縮地保隣權
巧作規模不見慳
初轉層梯心似隘
一開牕了便寬閒

不嫌陋巷據坡頭
旋斲烟茱著小樓
面面有山殊不惡
倚欄銷盡半生愁

東山護曉日葱曨
一簇樓臺紫翠中
駕瓦露溥鱗甲動
參差翬影掛斜紅

野色晴暉展畫屏
綠槐古樹兩娉婷
却嫌一帶無情竹
只放金華半段青

投西眼力拓天寬
收得烟林透入關
雙鷺斷霞飛不盡
九峰斜抹有無間

林間塔影鬱蒼蒼
向晚風傳供佛香
燈燭萬龕時炯炯
恍然文筆吐光芒

未說樓居即是仙
自然高處隔塵寰
誰家雙鶴鳴清曉
聲在東邊竹樹間

月滿闌干風滿衿
浪回景物動清吟
鐘驚老鶴翻金刹
角引棲鴉投暮林

樓頭小圃徑斜通
種竹休教勢倚空
好是故廬猶在眼
未應修幹障西風

七絃之外數聯詩
裊裊爐烟酒半卮
豈獨對床堪聽雨
不如話到月斜時

謝葉聖予送笋

誰念簣簞一飯貧
蟄龍頭角正森森
殷勤惠我清貞節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三
減却君家幾畝陰

寄題江山葉氏翠香亭

此君來與小山盟共挹周揚一世英何用偷他當日意

男兒自要立芳名

取平園相君記誠齋三三徑內有竹翠搖空桂香馥袖之句

遙想琅玕百頃強旋栽應哂子猷忙絕憐羽葆搖新綠
更有風來細細香

誰竊清香下廣寒霜風淅就粟膚丹須知葉葉蒼生色
花未開時自可觀

小詩越境論交情不見新亭句未精寄語主人猶缺典
梅花應恨不同清

白荷花

玉娥獨自到書屏不管人間暑氣深待得詩成花已謝
應無好句慙花心

三衢紀所聞

青幙紅裾忠懿孫如今流落不堪聽丹書鐵券山河誓
却與春閨贖濫刑

過趙清獻故居

隱隱數間清獻宅只在城東竹樹中
龜鶴不知何處去誰將白鹿繼高風

題思泉庵

一時人物久飛仙詩竹和庵盡變遷
尚有禪師風味在野人門外汲寒泉

赤松夜宿

香火悠長仙力重山川布濩妙難控
詩魂飛繞翠屏中

冷雨疎風時入夢

中秋

中秋天氣似重陽幸有庭前桂子香
書冊眼邊無一事任他風雨送淒涼

寄題胡子升讀易亭韻

梅花亭外倚霜晴讀易亭中一老成
亭在道傍還有意幾多行客想風聲

葉西廬惠冬菊三絕

風緊東籬長舊荻主人杖履日徘徊後時獨立應無恨
少待梅花相伴開

霜天無物不彫殘忽見青蕤羽葆攢欲制頰齡須耐冷
一陽定有落英餐

誰知造化用工深處士陶潛獨返魂白髮書生留晚節
從今歲歲典型存

和乘雪游山韻

千丈層崖玉作堆瑤林璀璨路縈回寒光徹骨清無敵

第一軒中第一盃

右遙想清致

蕭然窮巷凍堆堆
高卧衰生夢正回
擁被微吟燒榼杌
茅柴也薦兩三盃

右自安清況

三閭大夫一絕

愛國憂民感慨深
沅湘浩浩魄沈沈
懷沙哀郢成何事
日月爭光只此心

魯齋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魯齋集卷四

宋 王柏 撰

辭

詛楚文辭 并序

先秦之碑凡三有祀亞駝之文有祀大沈九湫之文有
祀巫咸之文大抵皆詛楚也歐陽公以世家推之楚自
成王十八世而至頃襄秦自穆公十八世而至惠文惠
文末年嘗與楚數相侵伐疑此時所作予按秦指楚忘

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師臨加我其為頃襄無疑秦
自惠文始稱王不應自稱嗣王惠文之末當周慎靚王
之三年楚固嘗率趙魏韓燕伐秦五國皆敗走乃楚懷
王之初耳惠文不與楚頃襄相值也自是懷王數被秦
兵給以獻地而使與齊絕給以會盟而劫執其君然後
頃襄始立乃與秦昭襄同世粲然可稽豈稽古錄考之
亦有時而疎乎古者出師必聲敵國之罪求祐於神如
武王底商之罪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也詛楚

之祀其遺風與頃襄之時國尤不競今年失八城明年失十一城飲恨祈和逆婦於咸陽何敢率諸侯犯此氣歟方張之秦哉予嘗讀蘇氏之論曰昭王欺楚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為名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之壯者此赧王十七年也司馬公通鑑失載後人幾不得而知詛楚者必此時乎秦之不道諸侯詛之盖有不勝其罪者楚不詛

秦而秦反詛之凡數其罪考其世家亦無其實豈有聰明正直之神而甘受紿於爾之浮詞而甘受諛於爾之牲幣乎決無是理也明矣其碑出於鳳翔開元寺土下後置於太守之便廳蓋秦穆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今聞墓在開元寺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觀故基耶見坡公手筆後之學古者謂三詛文惟祀巫咸者筆法最精王厚之亦謂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此杜工部所謂書貴瘦硬方通神者此為得之大觀間昇入御府人始不得

而模拓渡江後間有臨模本失其真多矣寶祐甲寅之春金華王柏得於鬻書人見而歎曰此事固無足取也亦先秦之古文也中原之舊物也通國棄之而流落於陋巷之書生豈不異哉為之序而繫以辭曰

於皇上帝鑑此下民一善一惡有炳其分興亡之感請觀於秦穆辭蹇叔悔擔孔明於赫元聖存之於經秦之於秦豈曰強兵昭襄詛楚虐民慢神言誣不忤勒篆堅珉自播其惡至今猶存鬻熊拓地城池雄深三閭既放

舉國昏昏詐槐而繫強橫以婚稷兮稷兮胡甚不仁犧
牲圭幣猶冀神聽神之聽之怒終弗平強弩之末六國
自焚曾不百年呂已代嬴歐公誤考而曰惠文彼石弗
泐彼篆弗堙日月磨盪風殘雨淋揮呵守護奔走山靈
事豈足法文豈足程一時之要萬世之箴繆摺既錄書
生誦吟稷詛遺醜假託籀鳴彰善癉惡是曰天心彬彬
爾籀大篆勃興未經斯鑿骨氣淳淳三代遺跡不一二
聞大觀之後內府祕珍陋巷之士昌識鏤金臨摸至再

大觀其真有來墨本求售且輕摩挲慨歎剥啗嶙峋折
旋圓勁隱然渾成玉鉤鐵鎖虬翔鳳騰忘其不道政以
字稱第八神品庸長碑滕

時在字辭

景定辛酉仲春己亥遁澤時充之父冠其從
子在於學古堂俾親友王某祝而字之其辭
曰

古之學者學以為己維爾之先有志斯偉巨扁猶在絃

歌息音歲月涵邁爾繼爾承爾宗爾命冠以追古以祝
以醺秩秩賓主我觀大學三在在前德所以明由致知
焉致知之要又在格物盈天地間物必有則格物之理
致吾之知萬理同原皆可類推表裏精粗推至乎極真
積力久豁然自得存之以誠謹之於思惟是古學絕今
勿為或古或今是不立志予也不佞字以一致禮儀既
備敬哉敬哉於時保之以永方來

汪功父字辭

表姪汪氏子名蒙蚤孤以友愛克自植立亦
有志於學欲從余游一日請所以脩其名者
且求其義余以為字者固朋友之事曰為之
辭以祝之曰

相爾父命名之曰蒙以蒙厲汝俾求其通通之之道學
問是充毋自暴棄而曰顓侗必浚而室必達而聰或狗
爾欲蝨賊內訌匪學滋陋終身昏矇惟道有源惟學有
宗載觀義畫名卦是同艮止乎外坎陷於中如泉未達

莫適西東夫子贊易式啓爾衷乃曰育德以厚爾躬又
曰果行以警爾慵匪育必陷曷大其容不果則止曷追
遡蹤夙夜此訓業廣功崇是曰養正是曰聖功用力必
勇立志必洪孜孜善問如木斯攻懇懇求友如石斯礱
必澄以靜必研以窮日積月累八窓玲瓏母間而斷百
倍其功功甫字汝以要其終汝父已命匪予之從

吳子善字辭

寶祐癸丑季冬吉日松陰先生吳仲淵父冠

其子思齊而謀其字於友人金華王某再拜
而祝之其辭曰

古重冠禮筮人旅占筮賓戒賓必惟其賢我賓不敏為
子之辱字之以辭尚能昭告后皇嘉惠降中於民善善
惡惡是曰良心氣質匪拘物欲匪蔽毋自暴棄必先立
志我懷古人德盛道尊赫然而奮我曷未能舜何人哉
有為若是希聖希賢惟學可至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能
行其行是亦堯焉爾醴爾醑爾冠爾服鑒爾嘉名祝爾

成德惟予祝子有言爾宜好善心切故能思齊我其字
之曰子善父汝受而保承天之祐

竹宇辭四章

平生此君兮交歡挺勁節兮琅玕當窮冬兮萬木搖落
貞獨立兮翠寒

承嘉惠兮君子之庭昭爾扁兮追舊日之風聲抗塵容
兮不屈中自守兮虛明

周子言兮甚密聖可學兮其要有一止無欲兮二字故靜

虛兮動直

動直兮靜虛本立兮不孤有容兮乃大忤人兮任渠

序

續國語序

昆侖旁薄之廣大前瞻後際之無窮宇宙之間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至理獨會於此心可以知來而藏往可以原始而反終也天開文明河圖斯出聖心默契畫卦造書而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傳於世後一千八百

六十有餘年吾夫子秉道統之傳任述作之責咸黜舊聞斷自唐虞而已夫子豈不欲備上古之淳風考制作之本始探幽蹟而昭陽德也顧其荒誕鄙野厖雜殽亂或訛其旨或失其傳非可以立人極闡世教為萬世帝王之法程於是曰民心之感以正其情刪詩者所以導其和也因治世之事以達其道定書者所以立其教也曰民用之疑以極其變繫易者開物之書也曰亂世之事以悼其失作春秋者立法之書也天地忽否吾道荆

榛詩書厄於秦楚烈燭之中漢之儒者不能追亡補遺
以足百篇之義乃過用其心於百篇之表矜功銜博詭
聖誣經如畫鬼神誑惑群愚而莫能識其形似也大抵
翻空者易奇覈實者難工異哉太史公之為書也唐虞
之上增加三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論其世次紀其
風績驚駭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學至於吾夫
子而止夫子之所不書太史公何從而知之缺其所不
知不害其為學夫子也至我本朝蘇黃門始曰太史公

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朱子屢稱此言最中其病及
觀黃門之古史又上及於三皇以伏羲神農黃帝堯之
若與大傳同以少昊顓頊帝嚳唐虞謂之五帝終與大
傳異其輕信何躬自蹈之乎堯舜吾知其為帝也禹湯
文武吾知其為王也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吾知其為賢
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
也前聖之所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
子而止於吾夫子而止於吾夫子不得取吾信烏乎取

吾信唐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
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諸子百家之
書非吾之所敢信也雖百篇之義固不得而追補然其
大經大法巍乎燦然如日月五星之麗乎天未見其不
足也千載之下猶未聞有法而行之者以追帝王之餘
風尚何求於茫茫不可致詰之外哉春秋之書吾夫子
之親筆也其人可信也其時可近也傳之者失夫子之
意多矣曾不是之求乃舍近而求之遠棄實而求之虛

何耶天地之內一日之間事如沙塵何可勝紀大者無
出於三綱五常而至微者亦皆有理三代既遠自漢而
下其見於史者十有七不過存一二於百千萬億之中
而學者猶罕能盡觀而徧考也我朝治平間先正司馬
公奉旨編成資治通鑑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為
二百九十四卷君臣出治之本天人相與之際規諫之
從違刑政之得失善可為法惡可為戒採摭刊削井然
有條最為三代之下甚盛之書也文公朱先生以之編

通鑑綱目五十有九卷大書為綱分注為目綱倣春秋
目倣左傳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門人李方子
為後語精覈明暢發揮本旨羽翼麟經殆無餘蘊僕嘗
聞朱子曰左氏於春秋依經以作傳復為國語二十一
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
錯綜云爾以建安袁公樞為本末其部居門目始終離
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其錯綜溫公之書亦國語之流
矣於是考國語之為書始於周穆王終於周定王凡四

百八十有餘年止八國之書合一百八十有二章唐之柳宗元乃以國語文勝而言龐好怪而反倫學者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遂作非國語六七十篇以望乎世者愈狹而求相於吕化光豈不愚哉司馬公曰國語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宗元豈足以望古君子藩籬妄著一書以非之宋秦公嘗叙之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二書相副以大成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

於外者簡於內先儒亦以為然以是知左傳國語不可
偏廢袁公本末之書歷年幾兩倍於國語而不過二百
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簡且病於無所發明然時益近
而事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詞益少此可以見
其筆力之精也不觀其博則不知其精不知其精則不
切於用為士者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不
以經綸自期者亦自過其躬而已僕曰考通鑑之初語
即外傳之終語也以是知司馬公之意未嘗不拳拳於

外傳於是分門約語附諸儒之論辨編為續國語凡若干卷合若干章以備一家之支流餘裔竊嘗疑之左傳國語文氣不同未必出於古人之手左傳之文浮國語之文質浮者近於誣質者近於冗左傳多詳事情國語多陳制度然重見者亦少雖間有之而詳略且異者故相避然此可疑者一也見於春秋者猶有一百二十四國今國語止列其八他皆不足取乎况陳宋衛秦皆大國也亦無一語之可紀何耶此可疑者二也齊之內政

不見於經而出於管子先儒皆以為非管仲書疑戰國之士偽為之豈有七百餘年之齊別無他語獨刪節此書乎此可疑者三也漢興之初亦以周之舊典禮經廢墜湮滅諸儒幸得其傳皆欣然存之而不疑司馬公已定為列國之舊史矣非左氏之文也嘗聞諸國各有史而不相知秦併六國始盡得之往往私相傳錄皆非全書左氏文之而為傳國語疑未經穿鑿者秦其本國也宋衛非秦所滅所以獨無與自入通鑑以來周止亾國

之語耳非可續也魏趙韓分晉而晉語亡田和篡齊而齊語亡越已滅吳楚復滅越滅魯韓滅鄭齊滅宋故國所存惟楚而已吁中原禮義之國帝王聲教文物之地俱已丘墟雖秦楚亦未幾而亡矣此天地之大變古今之奇禍也烏在其為可續哉雖然僕之所續者書也非續其國也誠以國言之魯固亡矣而有不亡者存以吾夫子之聖亘萬世而不可磨滅門人子孫班班於後世遠夷暴君亦莫不歎謁致敬至今猶然雖周公伯禽之

封國實成湯微子之苗裔也遂以續魯語為首上以黜
夫子之所不取下以續夫子之所傳續魯語者亦所以
續宋語也又以補袁公本末之所未備云

重改庚午循環歷序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四時代謝循環不窮而元亨利貞
之德未嘗須臾間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得天
地生物之氣以為體子子孫孫曾玄雲仍千宗萬派與
天地相為終始此所謂民吾同胞者共此一原之氣故

也雖其顯晦斷續之不齊而此氣初無間隔譬之水焉
自一勺之微集而為溪澗川谷匯而為沱潛淮漢其間
斷流絕港固不能無然渾渾浩浩不害其為長江大河
也譬之木焉自一苗之生發而為幹支條葉養而為榦
楠豫章其間枯萎槁落亦不能無然鬱鬱茂茂而不害
其為聳壑昂霄也古人立大宗小宗之法所以合其同
而嚴其別固已見之圖譜原其受姓之初考其遷徙之
序烏乎吾不得而知之矣大宗之法有二義截然以始

來在本國者為始祖亦一義吾宗始祖三府君唐末自
義烏之鳳林來居城下生死之年月無傳其子六府君
實生於朱梁之庚午感天地生生之德流行不息惟吾
宗生生之氣流慶無窮遂以庚午起歷凡我一原生息
之慶悉書其日月於逐歲之下周而復始若循環然雖
百千萬年可同此一歷也續而成之尚有望於爾後人
送倪君澤序

士有求名而勉為自修者此世俗為人之學也士有好

修而指曰求名者此世俗忌人之論也求名得名而實有未至不特人敗之天亦有以敗之非天故欲敗之也此理之所必敗也有其實而名自至豈人不得而掩之天亦不得而掩之非天不欲掩之也此理之所必不能掩也自其變者言之有其實而名不稱者有之未有無其實而能久盜其名者也夫以求名為心名苟得矣則所以自修者必懈誠以自修為心名雖得而自修者益篤何者慰其實之不稱是名也為人為已於是可以判

矣若倪君君澤所謂有其實而名自至者也予知君澤
為最密其為人也外木訥而內精敏所積者深所存者
遠真自修之士也未嘗求人之知雖終歲同牕共案而
莫測其學之淺深也一旦對策大廷結知聖主置之鼎
甲人方驚歎駭愕恨知之晚今將趨南康幕戒行有曰
予固知其必篤於實而不有是名也審矣然仕宦之實
無他政事而已歐陽公一代文宗而對人多談政事或
有疑而問者乃曰文章止能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斯言

真可以鍼砭後世文士之膏肓夫流連詞藻不能政事者其病小玩愒歲月而不屑於政事者其病大乃欲以不事事謂之養望者益誤矣昔君澤不憚千里之遠役甘遲四年之久次杜門山林不入城府與人謙恭不異平日此則所謂養望也今發軔官轍已脫冗職之污賤南康無貳車太守之下即幕僚也千里之休戚所係也百姓之枉直取正也有貢賦之征焉有軍旅之事焉有官吏之宿弊焉有田里之隱憂焉又有書院前賢之遺

範焉人未及太守而先議幕府矣四面之責方至非可
以清談閒雅之為可尚也非可以體貌咨施之為可習
也苟以臺閣自命富貴自期厭塵勞而急小物吾見其
名喪而望隳矣何有於養哉昔魏國韓忠獻嘗以大名
為開封推官暑月汗流浹背理事不倦府尹曰此人要
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此豈非後學之所當
法與君舊字希程今改字君澤夫致君澤民固儒者之
事業亦朋友以是期君也自上而下言之能致君則澤

民在其中矣自下而上言之能澤民乃致君也後世無
莘野之聘無版築之求致君未有不自澤民始苟以此
自詭不親細務而曰此養望也即異時持祿固位之根
基可不愬乎君不憚其慙索予言以相其行輒發是語
庶朋友切切惻惻之義云

宜晚堂序

題扁之說亦有體乎齋居則有儆戒之義堂宇則有頌
願之情亭榭樓觀以寓興致其標示景物者次也義烏

何公頎字碩甫取老杜翠屏宜晚對之句以宜晚題其堂而竊有疑焉夫山色青青萬古不老四時朝暮無不宜者何獨可對於晚耶豈非旦晝之間物交物而忘其山色乎至於弛塵勞於萬變納真靜於一時適有樂於吾心焉耳非山宜我是我宜山也今何公老矣其家人親友之所頌願亦人之至情也雖借是語而意實見於言外未必果有取於山也詠之者不為法縛可也坡老云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諸君子雅頌鏗鏘金韞玉

應得此意者多矣予何為者而可典引於前乎予與公之子因予相別餘四十年一日袖此集訪予於陋巷各以蒼顏鶴髮幾不能辨道舊感慨且徵予序固辭不獲曰為之書云

墨林類考序

歐陽公集古之勤十有八年得千卷并包夷夏數千萬里歷周秦漢魏數千百年聖賢功業亂臣賊子事迹往往史傳之外證明偽繆其於所得之多雖勞而有益也

其後東武趙明誠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鐘鼎甌鬲盤彝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遺蹟見於金石者皆去取褒貶之凡為卷二千南渡後昭武李丙亦集錄千卷越二十年天下之聞碑名蹟舉萃其家百世之消息盈虛粲然具於綑帙之上其他如復齋碑錄東觀餘論及夾漈金石之類紀述不一謂之博古可也論之學則進德修業之士有所未暇東萊先生曰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其論精警予固非有此癖

好也亦非有力可以訪求也類秦漢之名碑慕其古也
列晉唐之精刻善其字也分為六門便於討論也名曰
墨林類考總二十卷亦未備也間嘗遐想在昔往古隱
君逸士嘉言善行沉淪荒墜者何可勝道奸回之徒盜
名惑世假託依倚者宜亦不少安得強敏有識之士於
進修之餘追游藝之意裒金石之所載具其辭章考其
真偽評其得失削其繆妄續歷代之典法補史傳之缺
遺庶有益於後世無玩物喪志之嫌可以盡掩前人之

編庶幾乎恢拓翰墨之園疏暢心思之滯集金石之大
成而玉振之矣吁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顧予所編不
足以議此因其序以見此云爾

考蘭序

序曰考古士之常業也考聖賢之成法而后識事理之
當然雖天文地理律歷制度凡所當考者不一至於治
亂成敗是非得失之迹尤不可不考者也若夫書之為
藝有六義有八體有脫簡缺文之疑有豕亥魯魚之辨

考者考其字之訛謬也非考其字之妍媸也考其字之妍媸後世之末學也梁武評書按一時之遺蹟蔽數語以形容此烏足以盡其精微哉袁昂又評之唐人又評之本朝諸公亦從而評之大抵皆祖述其意而異其辭爾梁之庾肩吾又品第其高下唐李嗣真亦效之此固未易工也亦不過論其大體而已未有提出一碑一碣縱論其善惡者尤未有一碑變數十百碑如蘭亭叙者也予曰觀蘭亭考而有感焉推其源流辨其同異列其

所自出萃前賢之論贊亦可謂博雅好古之士矣問其
考精者之所以為精不善者之所以為不善則未嘗有
決詞也夫以一紙之字臨摹響搨數十百本而刻之雖
不能不失真猶可曰互有得失蓋所傳者之未遠也然
一石之字搨搨之間且有紙墨工拙之異濃淡肥瘠之
不同豈有一碑轉相傳禪子子孫孫變而為數十百種
而有不失其真者乎一傳而質已壞再傳而氣已漓三
四傳之後尚髣髴其流風餘韻者鮮矣蓋亦求其初乎

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此觀其所會也又曰水無
有不下性無有不善此觀其初也不揣其本而求其末
不探其源而涉其流今為士者事事皆然何獨於蘭亭
可歎也哉本朝黃山谷最善評書其論此碑也則曰褚
庭誨所臨極肥張景元所得缺石極瘦惟定武本則肥
不剝肉瘦不露骨三石皆有佳處又謂定州石入棠梨
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
映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

異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斯言慷慨激烈似亦審矣東坡則曰放曠自得郭河南則曰神氣飛動殊覺天成或曰道媚勁健或曰溫潤典刑或曰謝脫拘束皆未為精密也米南宮之贊雖奇崛鏗鏘殊覺渾漾其曰永和字全其雅韻九觴字備著其真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亦庶幾乎得其實也或謂定武本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蠚爪列字如丁形而為曾公樂道譏之曰恐為九方臯所哂然而驪黃牝牡之不記則有之決不

以犬豕豺狼麋鹿而謂之馬也苟能於永和九觴浪由
仰殊列九字之中開九方臯之目亦未為過近世如尤
錫山王復齋皆喜評碑帖陸象山謂二公於蘭亭一主
肥一主瘦二公猶爾其孰能決之惟高宗皇帝贊曰禊
亭遺墨行書之宗真百世不易之訓予嘗謂山谷之評
以薛肥張瘦惟定武本不瘦不肥其論雖審而觀者未
悟其意後之翻刻者止求於不瘦不肥之間則字畫停
勻反成史筆尚何足以語蘭亭乎其意蓋曰定武本有

肥有瘦肥者不剝肉瘦者不露骨此右軍之字所以為
行書之宗也夫賞鑑識別之嚴各隨人品而上下昧者
貴耳賤目矜已伎善未易以口舌辨也間有雅尚君子
絜長度短博覽研校不過至定武重開本而止蓋初本
罕落東南未易見故也葉公好龍見真龍而反疑之紛
紛皆然予見此序亦多矣雖不能盡知何處所刊每見
善本亦未嘗不為之躍然及見中原故家舊本於是心
降慮消氣融神暢又思其見之未博也疑必有過於此

者廣采近時精鑑之士所共推為善本者十餘家點點
畫畫錙銖而考之未見其可以伯仲稱也其肥者必失
之氣濁瘦者必失之骨寒神癡而質俚者有之意縱而
筆狂者有之或同兒戲不知其醜而疥於石者繁瑣可
羞也若後世再有王右軍則後之蘭亭或勝若後世未
有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無疑不見初本政自不必
觀蘭亭也昔有所謂古蘭杆蘭褚蘭今予作考蘭四卷
逐字疏於其下云

默成賜硯序

昔大父幼師默成也期待之至乃以廷對之硯賜焉大父不負所期卒以此硯復對策於行朝其後宦輟南北必挾以自隨先君平生無長物所嘗用者亦止此先君卒保藏惟謹蓋其制古質堅後人不知必有厭棄遂屬內兄伯遠小篆銘文鑄於其下今雖廢曠遺芳不嗣者百有餘年矣誠得此硯長存或有感而自奮者烏知其不永為衣鉢之的傳況兩世手澤在焉可不知所保乎

重改石笋清風錄序

夫天道流行發育萬物鼓天下之物而神變化之功者
莫疾乎風起於空洞蒼茫之中而激越於山川徘徊於
草木虛徐游泳於精神興致之表冷然而不可挹條然
而不可留其感人也深其動物也力有自然之妙莫知
其所以然者其唯風乎聖人觀物察理擬諸形容喻君
子之善而名之曰德風感詠歌之意而名之曰國風曰
風氣之開以見造化之推移曰風聲之樹以示治道之

興起有曰風教風俗風範風致皆取其感人動物有自然之妙故也。烝民之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傳者以為清微之風，養萬物者也。蓋其薰蒸披拂也。天地為之光華，如人之嘉言善行，流播傳誦，後世為之奮起。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百世之下聞者，尚可以變化其氣質。而況夫先世之流風遺韻，子孫所當觀感服習，繼繼承承，要不失其氣象，而忍遺響之不嗣乎？予生最晚，不克肖似。

十有五年而孤諸父亦相繼淪謝而於先大父之清規
素範不得而詳也猶及咨訪故老探討遺書至於孫曾
則已懵然不得而聞之矣夙夜祇懼追求亡逸餘二十
年存者無幾其幸而得者為之裒彙考訂表識序題亦
既成編繫之曰石筍清風錄石筍者先大父丘隴之名
清風之所自出也予今已年幾六十矣舊學荒蕪不足
以顯揚先德家事彫落不足以增衍遺緒痛文獻之顛
連尤凜凜乎殘毀散逸之至再則清風為之掃地若我

羣從子孫書種不絕清風徐回凡今日之所以辛勤整
比反復丁寧或可以為後日作成之助況是錄也非有
聲色珍寶之可悅非有鍾鼎爵祿之可慕玩之者有能
思賢人君子交道之所以綢繆味斷簡塵編辭氣之所
以忠厚必知紹述先志軌度前修兢兢業業勉勉循循
盡其力於學問之所當為絕其意於性分不當得之外
其間或有名世者斯無忝於爾所生矣是雖出於秉彝
好德之良心豈無賴於父兄濡染薰陶之力至於觸其

機動其志躍如其喜肅然而敬是孰使之然哉是皆有自然之感而莫知其然者此錄之所以謂之清風也歐陽公曰七賢圖吾家之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嗚乎若此編者豈七賢圖之所可並稱哉汝其保之無負予拳拳深有望於爾後人

研幾圖序

河圖出而人文開八卦畫而易道顯九疇錫而洪範著書固不先於圖也成王之傳位也河圖在東序大訓在

西序參錯於天球弘璧之間聖主之所寶可知矣古人
左圖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幾絕間有
因玩好摹寫景物以悅目而有關於理者固鮮圖學之
中興非神聖不能作非明智不能傳洪範歷千有餘年
非箕子孰能陳之先天圖湮沒者二千餘年至邵子而
始出濂溪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淵源者太極圖也而
通書次之蓋有一圖之義極千萬言而不能盡者圖之
妙實不在書之後也近世夾漈鄭公遂作圖譜畧固不

足以盡天下之圖而圖之名義亦可概見其論縱橫開
閤援引宏博既富矣哉而於理非其所尚此為可恨焉
耳予曩自麗澤歸溫習舊書有未解者曰手畫成圖沈
潛玩索萬理悠然而輻輳益知圖之為可貴而靜中之
有真樂也叙其所以貽之子姓非敢為他人道吁卽子
垂沒始以先天圖授之伯溫未嘗不哂其過計也先天
圖卒大明於後世者豈伯溫所能與於斯乎烏在其為
能授也哉

發遣三昧序

文章有正氣所以載道而記事也古人為學本以躬行
講論義理融會貫通文章從胸中流出自然典實光明
是之謂正氣後世專務辭章雕刻纂組元氣漓矣間有
微見義理曰得以映帶點綴於言語之中是之謂倒學
至於書疏尺牘亦日用之不可缺者尤宜爾雅筆勢欲
圓而暢筆力欲簡而嚴非學問不足以至之學得其本
此為易事學既淺陋不得不假借而齷取之也以是為

學抑末矣昔姑溪李端叔善屬文工於尺牘東坡謂其得發遣三昧者釋氏之妙語也若與之實少之也然所以得此三昧者亦出於博洽之餘惜所用者小耳目見小姪編類尺牘以資筆端之芳潤嘗語之曰此非所以為學也不得已亦當求於古作者可也偶有姑溪三昧集出以示之亦非可取足於是編也又為之博採於韓歐蘇黃而下諸公分為十卷稍廣其見聞所取者有淺有深淺者誘其入深者冀其進豈不知導其苟而成其

陋者非教也猶有望其能倒學以識文章之正氣云

送立齋入京序

立齋東轍南轅息肩未久今已艤錢唐之櫂矣念昔者同保歲寒之盟杳未有期不能不使人浩歎雖然出處各有義苟能挽世道扶綱常達者見於行窮者見於言非屑屑於往來者則屈伸行藏同一機也今久軒一蹴而踐台席可以行其學矣立齋以義交而不相忘可以言其所見矣今天下事變其端不一非可一言而盡予

居山林讀書以求盡其分耳苟言天下事豈無出位之嫌乎昔顏子居陋巷樂簞瓢非有仕祿意也門人問為政者前後相望而顏子獨發為邦之問夫子未嘗以思出其位責之而直告以四代禮樂何也蓋學者學聖人之道豈曰獨善其身而已亦均有天下國家之責焉非彼為則此為也寧舍之而藏不可用之而無以行也夫當周之末諸侯日夜之所求者富國強兵之外無他事也異時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而答之以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此可謂迂濶而非急務者而景公猶能粗識其旨
曰信如以今天下父子之倫廢缺者固不止一端而莫
大於氏族之無別絕人宗祀亂人婚姻駸駸乎夷狄禽
獸之歸此唐季亂亡之證也以今天下君臣之倫廢缺
者亦不止一端而莫大於始仕之無義德行掃地浮薄
滔天誣經詭聖苟於一得無所不為其害有甚於焚書
坑儒之禍苟幸久軒聽予之言先圖其大者推其類次
第而講行之亦可為世道慶而子今日之往亦不為徒

行也視予之白首窮經無得於道無用於時其行歲未
易以優劣也子其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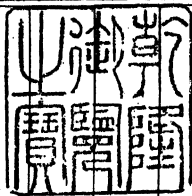
宇宙紀畧序

伏羲之世上上古也天機動而河圖出人文闢而八卦
成天何言哉感伏羲之心假伏羲之手開千萬世文明
之治伏羲亦何言哉得於心應於手而自有不可勝言
之妙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吾夫
子又從而翼之詞則費矣圖將隱矣夫子憂其圖之遂

亡也以四句十有八字紀之於大傳又不知其幾千百
年也至我本朝康節邵先生始得而傳之及朱子本義
之書作而先天後天之圖於是粲然而大明矣予往歲
於康誠求家見一先天圖規制甚簡古云得於徐毅齋
心甚愛之每疑其中分一半若倒轉然於造化不合取
耿久之壬戌之冬上蔡書院納交於玉峰車君首出此
圖示予即向者之所見其可疑者已正之矣終日對之
如在伏羲之世甚矣車君之能古其今也上天下地古

往今來之紀孰有大於此者乎既而又出示以巨編曰
宇宙紀略凡幾卷若干圖圖之後有證有考有釋有論
至於乾端坤倪民彛物則禮樂制度之詳經傳義理之
與莫不備載皆經世之具也富哉書乎人見圖與詞之
費也而不知所以然者實隱乎其中中庸曰君子之道
費而隱又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是書有焉車君名其字某黃岩人有三世家傳之淵源
有四方朋友之博雅與予一見如平生歡命為之序予

不敢辭於是乎序



魯齋集卷四